

抗戰戲劇叢書

II

版出會究研文藝
行發社版出立獨



抗戰戲劇叢書之二

侵略的毒燄

王家齊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一	國債（二幕舞台劇）	………	1
二	侵略的毒焰（一幕舞台劇）	………	33
三	四平街（一幕舞台劇）	………	45

國 債 (一名獻金)

——二幕劇——

劇中人：文業存

文秀敏

宋少清

毛繼

阿福

故事發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宣城。

第一幕

一間佈置成客廳的房子，但究竟不起來。

拉開了幕，文業存同秀敏父女兩個正在裝飾

房裏陳設。

文：（已經倦于搬運桌椅了）算了吧！這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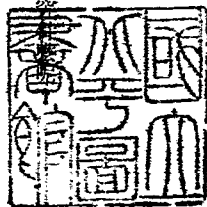
永久的住處，反正是避難，還考察考察，我們得留點錢，留點力量！

敏：避難是爲我一點舒服，這些傢俱，看着已經够討厭了，再這麼亂七八糟地擺着，怎麼能在房裏住呢！

文：避難就馬虎一點吧！聽差又雇不着，花了六塊錢，才請了那麼一個寶貝，你還考究什麼呢！

敏：其實要不是鬼子扔炸彈，在南京多舒服，到這兒來花錢都找不着痛快！

文：媽的，炸彈，炸彈，整天地扔！事情也丟了，買賣也壞了，還要逃難搬家，這要花多少錢！家裏的東西，一個炸彈就都炸完了，那



些紅木桌子椅子，還有那些字畫，要值多少錢！就說那所房子，單是地基就是五萬塊，現在還說什麼！

敏：只要現在有錢花，能活着，就只好馬虎一點了。

文：有什麼錢花！你還不知道，最近發行了一種公債，叫什麼救國公債！不知道派到我頭上有多少了，我拿什麼錢去買。

敏：沒有錢就不買，反正錢總是我們的。

文：就是不買，這幾千塊錢能維持幾個月，鬼子們要這麼一天一天地來飛機，說不定可以鬧個三年五載的，到不了那時候就要餓死了。

敏：那就會餓死了，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幾個月還不會把鬼子打跑了麼？

文：那會這麼容易？這次發行救國公債，戰事就

要擴大了。救國公債的用途，就是做軍費買軍火用。你想既然預備錢買軍火，就是要正式宣戰了。一打起來幾個月怎麼會完呢？

敏：既是這樣，我們就先不買救國公債，總是先救自己要緊啊！

文：自己也要緊，可是像買救國公債這種事，也得敷衍一下。其實要沒有漢奸跟着一塊兒搗亂，戰事總不會爆發得那麼快！我最恨漢奸了！

敏：爸爸，您說這個地方會有漢奸麼？

文：這個地方是小地方，不會有的。

敏：阿福！

文：是阿福回來了麼？

敏：誰知道，我聽見像有人走路似的。

文：這個笨東西，就足夠代表這個地方的了。

敏：（一眼看見阿福）你買的水菓呢？

福：我買不着水菓，只買了幾只梨。

敏：梨不就是水菓！怎麼就買這幾個？我不是給

你一塊錢了麼？

福：你叫我買水菓，我買不着；這梨子怕你不要，就沒敢多買。

文：你倒怪聰明的呢，笨豬！

敏：這怎麼够吃呢？再去買吧。

文：幾個錢一斤？

福：四毛錢！

文：啊？四毛錢一斤？這麼貴！算了吧！不要買了，留着錢買公債！

敏：你爲了買公債，就不管娘的病，娘要吃，您也要吃，再來個客人就沒有了！怎麼能不買呢！這一共花多少錢？

福：八毛錢！

文：什麼？這四個梨要八毛錢麼？

福：四毛錢一斤！

文：道有二斤麼？

福：道還是二斤二兩了。那二兩沒要錢，是我舅舅開的店子。

文：敲竹槓，真敲竹槓。要這個樣子，我這幾個錢，不要說公債，就是過日子連三個月也維持不下去呀！

敏：你那兒還剩二毛錢不是？

福：沒有了。

文：錢呢？你不是花了八毛錢麼？還應該剩下二毛了？

福：我坐車花了。

文：渾賬，渾賬，真渾賬極了。

敏：誰要你坐車的？

福：我買不着水菓，我又跑了許多路，我走不動了，又怕你着急，就叫了車子回來的。

文：這麼個小地方，坐車也要不了二毛錢呀？

福：去的時候坐了，回來的時候又坐了。

文：算了吧！糊塗東西，這是我前世欠下的債，今世還啊！

福：跑了這麼多的路買來了又不好，不買好了。

(下)

敏：真沒辦法，回來！給你兩塊錢都買了，不許

你坐車，要快去快來。

福：我得喝點水再去。(下)

敏：喝了就去吧。

文：回來！你給太太請的醫生怎麼還不來？

福：請醫生？

文：怎麼？你沒請麼，混蛋，你就認得錢。

福：我不知道。

敏：早上不是叫你請個大夫來麼？

福：大夫啊，請了。他說來。

敏：什麼時候來？

福：一會兒就來。

文：滾吧，天下沒有這笨的豬，這簡直是花錢找病，沒有又不行！

敏：喝了水就去買梨，別忘了。

福：我還沒喝呢！

文：我把這梨先給你娘送去，給你留一個，吃完

飯最好是吃點水菓，就是太貴了！快去買梨

吧，還站在那兒幹什麼！（走了）

敏：買梨去吧！

福：我喝了水就去！

敏：好好好，喝水！你還站在這兒等我伺候你一杯水是怎麼？滾吧！（阿福這才走）刀子也沒有，唉找個小大姐也找不到，這個笨豬還是個寶貝！還是自己找吧！（找了半天也沒

找着）記得在這兒嗎！阿福，阿福！（又找着了）不叫你了，刀子找着了，哼，這個笨豬也不是聽見了沒有。（削梨皮）這個梨也許還不錯。（一眼瞥見阿福來了）不叫你了，刀子我自己找着了！

福：小姐！

敏：有什麼事？喝了水就去買梨吧！又是沒水喝

麼？天哪，你真笨死人了！

福：有人會老爺。

敏：你把卡片拿來我看。

福：沒有卡片人就在外頭了。

敏：噯，你怎麼就把人隨便帶進來呢？我不是告訴你，有客人來總是先跟人要卡片麼！

福：他自己走進來的。

敏：快去問問人家姓什麼？

宋少清（簡稱宋）我姓宋啊！（走進來）

敏：啊！原來是宋伯伯請坐吧。你怎麼連宋老爺都不認識！這幾天不是常來麼？

福：我認識他！

敏：認識，怎麼不說。去吧。快去買梨。（下）這個笨豬簡直是無法再笨了。真讓人急得哭不得，笑不得的！

宋：你父親在家嗎？

敏：在家，我去找他來。

宋：不要緊，我沒什麼事；他在做什麼？

敏：沒做什麼，他剛給我娘送梨去了。您吃梨吧！我給您削。

宋：你們這個聽差叫什麼名字！

敏：叫阿福，這個人簡直是笨得一塌糊塗，花了一塊錢，買了四個梨回來，什麼又是沒有得買啦，又是四毛錢一斤啦，又是坐車啦。一套鬼話，再叫他去買。他還一定要喝點兒水去。其實誰還管他呢？可是他就非說明白了不可，並且那喝水比買梨還要緊十倍似的神氣，這種笨豬，你是不用他，還就沒有人用，所以簡直是成了個寶貝了。

宋：是誰介紹他來的？

敏：是父親的一個朋友，不知姓張也不知姓什麼

的？

宋：你說他笨嗎？傻嗎？

敏：可不是又笨又傻，您看他那種樣子，要不是

在這個地方，我死也不要他用。

宋：不過這種人看起來是又笨又傻，也許他未必

真笨真傻吧？

敏：唉！我的宋伯伯！那種人還不是真笨真傻，他要不是真笨真傻，怎麼叫他去買水菜，他說沒有，可是他買了幾個梨回來。您看他那種神氣，真是笨得傻得叫你哭不得笑不得。

宋：嗯，是的，不過我每次來他總是注意我。

敏：他總是那樣直勾勾地望着你，那就是傻呀！

宋：傻人也倒真有意思！可是現在漢奸非常多，到處都有，小心我們可不要上了傻子的當。

敏：哼！（笑）這種傻子還當漢奸，我倒不大相信。

宋：如果他不是，那不就更好了嗎？

文：少清兄，失迎失迎。

宋：豈敢豈敢，沒有出門。

文：要出去。還沒有出去，怎麼樣，近來的消息怎麼樣？

宋：近來打得很好，他們的飛機，跑到那兒去都沒有好結果，這幾天各地算起來，總打落他們三五十架。南口那邊打的也很好，上海打死他們一萬多人，天津附近打得很好，就是他們的飛機也很利害。

文：聽說南京炸壞了很多的地方，也死了不少人。

宋：你想炸彈扔下來總歸要炸死人的。近兩天雖然有時想往南京跑。但是南京究竟是首都，空防非常的好，他們的飛機一到了揚州，就給打跑了。南京那兒近來很好，很好。

敏：這個鬼地方真住不下去了，南京要是沒有危

險，我們還搬回南京去吧！

宋：逃出來了，還是不同去的好。現在我們的辦公處也擴大了，又來了一批新人。對了，昨天來的一位同事姓毛的，還打聽你呢。

敏：是毛繼嗎？

宋：對了，你們認識的？

文：毛繼，他們時常在一塊兒玩的。也來了？

宋：他跟我打聽你們的住址。

敏：您告訴他了嗎？

宋：我起初沒敢告訴他，後來他說你們是很好的朋友，我才告訴了他，是不是你認識他？

敏：他說來嗎？

宋：他今天大概是要來的。

敏：您坐一會兒，我去看看我娘去。

宋：好，替我問候一聲

敏：不敢當。（下）

文：現在還辦公嗎？

宋：就在我家裏辦公。不過我們的總機關在東門外狀元橋旁邊城隍廟裏邊。

文：你每天去那兒麼？

宋：每天要去一趟看看。那兒有電報的情報。（起）外面有人！（大家稍驚）

文：不會的，家裏一個人也沒有？聽差出去買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呢！

宋：（走近窗口）你聽有人喘氣。

文：你放心，我這兒不會有漢奸聽我們的談話的，再說我們的談話也沒什麼值得探聽的。

宋：這種時期不能說大話。小心點好。

文：當然會小心的。你們的情報處我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呢？

宋：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們誰也不知道，就是這個情報處聽說在幾個月以前就都裝設好了。這是我們知道的，還有許多軍事上的，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全部。

文：委員長總該知道吧？

宋：當然會知道的，尤其是軍事方面完全都是他統帥，指揮着。

文：最近的軍事究竟是什麼策略，你可以告訴我嗎？我簡直是莫名其妙。今天打勝了，明天打敗了，今天打落了敵人兩架飛機，明天又打落兩架，真巧，一打就是兩架，可是我們的損失一點也沒有，只是聽說，到底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宋：這個我也不大清楚。反正我知道打總歸是打，不過沒有準備好，總不能明白的宣戰。

你看人們誰不要打，打倒容易，可是軍費呢？軍械呢？

文：聽說我們的軍械都是最新式的，比外國的好得多。軍費也很充足。

宋：可是真的打起來那就不够了，近來發行了
一種救國公債你不知道麼？就是拿一部份做
軍費，一部份做救濟用。現在已經開始推銷
了。我看這種公債隨便什麼人只要有錢就要
買的。誰不愛國呀！

文：話雖然這麼說，可是有錢的人，存在銀行裏
的錢只能提出一小部分够日常生計的，哪還
有錢有這種力量買公債呢？

宋：不啊！這回的公債連五塊錢一張的都有，只
要有五塊錢，就可以替國家服務盡國民的天
職。所以我想是不成問題的。你想誰不願意

我舒服！

文：花了錢買公債就未必能得到舒服吧！

宋：你知道我們現在到此地來避難，可是兵在前
線打，防空的人員整天整夜的等着對敵，爲
什麼？還不是爲着給我們找舒服。盡他們軍
士保護人民的責任。我們既不能打仗，還不
是全靠他們？他們就不是父母生的麼？他們
是跟我們一樣，沒有什麼分別的。不過各人
的責任不同就是了。救國公債是跟大家借錢
來保護大家的，不但是說借，我們應該買，
就是硬叫我們拿出來，我們也得拿呀！

文：你老兄的話當然很對，就說我搬到此地來受
罪，還不是給鬼子們害的？誰不願意愛國
呢！不過這問題是錢的問題，飯都沒有得
吃，哪還有錢買公債呢？誰不願意留幾個錢

多活兩天，你看這梨就賣四毛錢一斤，這日子還怎麼過呢？

宋：自然老兄說的話，也是事實。可是少花幾個錢，把剩下的錢買了公債做軍費，只要把鬼子們打敗了，什麼都不成問題，老兄也不必在此地受罪，梨子也不會賣四毛錢一斤了。

錢越多越多買救國公債，軍費越有辦法，軍事上的勝利越有把握，同時也越結束得快，我們誰都知道，中國所以不如日本，主要的還是軍械。至於說拿人拚也拚得過他們，可是一砲能打死多少人？一個炸彈可以炸死多少人？人自然可以拚，可是武器軍械也不能不準備，我們總不希望人死，尤其不願意自己死，現在既然有人願意保護我們，就是多出幾個錢，也不要緊啊！何況買了公債，又

可以多得利息，還可以得到本錢呢？你信不信？

文：信什麼？

宋：就是不推銷不勸銷，買的人還是很多的。

文：不過我前者也捐了好幾百塊了，我太太還捐了一個金戒指呢。

宋：像老兄這樣的人捐出萬把千塊錢的，算得了什麼？

文：我現在真窮，只有幾千塊錢在手裏，存在銀行的錢都不許提。

宋：像老兄這樣的人有幾千塊，也就算是窮了，其實窮人一輩子沒看見過幾千塊錢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呢！

文：我雖然有幾個錢，可是我一點都不浪費，但是面子上不得不綑一綑就是了。像這四毛錢

一斤的梨，要不是內人病了想吃水果，真的，我絕不會買。

宋：老兄當然是經濟家，理財家了。

文：那可不敢當，老兄買了救國公債沒有？

宋：我買了，不過像我們這種人究竟沒有多大力量。

文：老兄也不要客氣吧，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單靠個人的力量總歸是有限的，只要大家都買，那就是很大的力量了。

宋：是的，不過有錢的人應該多買一點，再說救護工作也很要緊。

文：救護工作，我的女兒秀敏就會，我們也買了好多藥品，什麼防毒面具，還有——還有阿莫尼亞，那些藥名字，我記也記不清，秀敏都知道的。

宋：救國公債裏邊的救護部分，不單是為救護自己。

文：是的，作救護用的藥品，我買了很多，有十幾家人家也用不完，我還挖了一個大防空壕啦！足容一百多人，你想，這還成問題麼！

宋：是的，這種工作，也很要緊，可是前方參戰的同胞，遇到敵人放起毒瓦斯來，毒死了兵士，那不是更要緊了嗎？

文：對的，你的話對，我相信買救國公債的人，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了自己的利益，舒服，買的人一定很多，何況再談到國家呢？更應該買了。只要有錢，誰都要買的。

宋：真的，有錢的人應該多買。

（敏大叫了一聲由外門跑進來，阿福也跟了進來，呆了半響才說話。）

文：怎麼了？

宋：怎麼了？

敏：這個死猙獰！嚇死我了！

文：怎麼回事？

敏：我從後邊出來看看，這個猙獰把梨買回來了沒有。這邊過道不是挺黑的嗎？我一走過來，就看見窗子底下有個人似的，等我走近一看，這個東西就忽然地站起來了。把我吓了一跳，死東西，你蹲在窗子底下幹什麼？

文：對了，你蹲在窗子底下幹什麼；

敏：我恨起來就恨不得打死你。

文：說呀！你蹲在窗子底下幹什麼？

福：我把梨買回來，要拿進來看見客廳裏有人，就沒敢送進來。

敏：那你蹲在窗子底下幹什麼？

福：我是聽聽說什麼話，要是客人不說話就是走了，我再把梨送進來。

敏：笨豬，你為什麼不給送進去呢？

福：我聽聽你在不在客廳，我再送進去，哦！我累極了！你們教我快，我一出門就跑，也沒敢坐車，買了又跑回來，我累極了，渾身都是汗，你看衣裳也濕了，喏！給你梨子。

敏：混賬的東西，送到我那兒去就要累死你了，滾吧！

福：滾吧，還差我一毛錢了。

敏：怎麼差你一毛錢？不是四毛錢一斤麼？兩塊錢正好買五斤，怎麼會差你一毛錢呢！

福：賣梨的還要一毛錢行佣呢！

敏：真笨！嚇也嚇死我了，給你滾吧，下次再

這樣馬上給我滾。

顧：（自言自語地走出）我也不願意幹了，誰願意整天來侍候你們。

敏：（趕出門口）你叨嘴些什麼？你再叨嘴叨嘴地我就立刻叫你滾。

文：算了吧！這種糊塗東西，不知道他父母怎麼養活他的，（對敏）把梨給你娘送去吧！

敏：宋伯伯吃。

宋：謝謝（拿了一個擺在桌上，敏下）……………

老兄！

文：有什麼事？

宋：我看這個聽差有點兒毛病，方才我已經對秀敏小姐說過，這個人要注意。

文：哈，不會的，這是我一個朋友介紹來的，不會有錯，再說做漢好的都是些精明強幹的

人，怎麼會要一個笨蛋？不會的，老兄你放心，我還不至於這麼不懂事吧！難道我連漢奸都看不出來？

宋：當然老兄的社會經驗很豐富，不過這個人我看真傻，你聽他剛才辨別那幾句話多麼有道理，那絕不是一個傻瓜所能够答應的那麼流利，那麼圓滿。

文：這都是笨人說的話，不然你想他怎麼敢同我主人拌嘴呢？

宋：可是你看他的那種神氣，似乎有點兒不對，恐怕他是裝傻吧？

文：不會的，一個月六塊錢，才雇了這麼一個傻瓜，我不會花錢請漢奸來，與其那樣，我還不如把錢都買了救國公債麼？

宋：我是怕給老兄我麻煩，惹事。這種時期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好。

文：不會的，你前者存在我這兒的公文文件，就擺在這間房子裏，就在……

宋：（止住了文的話，又出去探視了一下才回來）老兄，你不要嚷嚷。怎麼就放在這間房子裏呢？

文：呃！你不懂得，越是放在隨便的地方，越不引人注意，他們要是存心來偷，你放在那兒也沒用。

宋：我看最好還是時常換換地方。

文：好的，回頭我一定換個地方。

宋：我現在要回去有一點事，必須準備一下，回頭見。

文：你放心，回頭我準換個地方。

宋：好，多謝，那點東西很要緊，那個聽差——

他叫什麼名字。

文：阿福。

哦！阿福，只要有破綻，你馬上通知我，不然鬧出事來可不得了，老兄也有關係，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出事。

文：當然，你放心，我要多買救國公債，絕不省錢來養活漢奸。

福：有客人會你。（遞上一張卡片）

文：毛繼！

宋：毛繼！

文：去告訴小姐一聲，請毛先生到客廳來坐。少清兄，我還有話要同你談，我們走着說着吧。

（台上靜了一會兒毛先生上）

毛：你們小姐呢？

福：（小聲）我還沒有通知她。反正我養了她就不成問題了。

毛：沒有，跟著是不能遮掩人的耳目。

福：我整天的當聽差你享福。我可幹。

毛：那怎麼會呢？你忘了中午的話了。

福：拿到錢可都是我的。

毛：那好商量。

福：（大家靜了一下）老頭來了，我先走了，那個抽屜你注意。

文：去請小姐了沒有？

福：沒有。

文：請她進來，說毛先生在這兒，（阿福快到通內室的門口）回來，拿了卡片去。毛先生是什麼時候到的。

毛：昨天到的，就住在南門朋友家裏。我們知道

兒的幾部分的辦公處，都在一道。我的家就是我們辦公的地方，不過我這部分的事也很少，到這兒來也可以藉機會玩玩。

文：秀敏也沒有事，你們一道去玩吧！

毛：救國公債老伯買了麼？

文：我想——

毛：救國公債應該買的，凡是中國人有一滴愛國心的人都應該買，盡自己的能力多買。這樣，國家才有希望打勝了，我們才不致於做亡國奴，可是——

文：可是中國人的老毛病，就看見了錢就愛，什麼事情都不顧地就幹，只要有錢就行，所以救國公債按理說是太應該買了，可是想起拿了錢送到他們腰包裏去，我簡直是太不高興了。

毛：您這話對極了。不然漢奸爲什麼這麼多呢！就是錢的力量，可是這年頭還是金錢萬能的社會，一時一刻地離開錢也活不了，也難怪有這麼多的漢奸了。

文：不，我倒不是這樣的意思，自然沒有錢不了，可是當漢奸去弄錢，根本做不得。這就等于賣祖墳，嫖娼妓一樣，你想連祖宗都賣了，去求一時的快活，結果再弄上一身的梅毒，死都不知是怎麼死的，這簡直不是人，不過祖上做了缺德的事，也難保後輩子孫不當漢奸了，這就是循環報應啊！

毛：老伯的論調非常的對。我們應該有錢多買救國公債。漢奸是當不得，除非他祖上缺了德，不知不覺的就當上了，的確這是報應，老天爺總會有限的。

文：不過我現在的錢——唉！我也沒有幾個錢了！

毛：一個人絕不應該餓着肚子去買救國公債的。國家總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

文：這話對呀，這話對呀，就說雇一個聽差吧，每月就得要大洋六塊，連吃飯呢，無論如何你也要算十幾塊，這筆錢雖然可以省下，可是說老實話，我們總是自己人，用慣了的人，沒有人來服侍可真有點不行，阿福呢，雖然說是笨一點，可是到底還有這麼笨東西跪東跪西的，要不然真不行。

毛：當然，說吃苦都是騙人，安慰自己的話，究竟有誰願意吃苦？隨便什麼人能舒服一點兒就舒服一點兒，您想誰願意整天的去拖黃包車呢？

文：你看我們這個傻聽差，你留心他了沒有？

毛：怎麼？我沒留意。

文：你看他是不是傻瓜？他還不甘心當聽差呢。

不過有人說——

毛：有人說什麼？

文：有人說他不是真傻！說他有嫌疑。

毛：老伯，您怎麼跟我說這樣的話？我今天不過是第一次來，從來我也沒看見過他。他真傻不真傻，您怎麼問起我來了呢？

文：因為有人說他不是真傻，他是裝傻。

毛：他為什麼裝傻？我跟他又有什麼關係？

文：因為你是第一次來，冷眼看人可以看得出真相來，你既沒留心，也許是別人瞎說。

毛：是的，我絕沒有注意到聽差身上。再說您家裏的人，您還會不留意麼？不然要真的鬧出

事來，您也不好啊。

文：這當然了，不過我應該留心一點。這個聽差是在此地雇的。

毛：怪不得我說連我也不認識呢！他一定跟我要卡片，偏巧我今天沒有帶着。我就告訴他姓毛，叫他跟小姐說一聲就知道了。他死也不肯。沒法子找了個半天真是天有眼，居然我差了一張。要不然真沒辦法了。

文：這個笨東西真笨，因為剛才來了客人他沒要卡片給秀敏罵了頓。這回就記住了，反倒弄巧成拙啦。

毛：我覺得這種人笨得像豬似的，說他有什麼嫌疑，我倒不大相信。不過在這種時期您千萬要小心，免得麻煩。

文：是啊！我也不相信，這麼一個傻瓜，還要什

麼花頭，你看他真是又笨又傻是不是？

毛：我覺得是傻。

文：阿福！阿福！你看叫他請小姐去，不知道又跑到哪兒去了。唉！你坐一坐，我去看看。

（下）

毛：不忙不忙。

福：（又溜了進來）這兒我不能就攔了，再就攔下去，就要露出馬腳了。

毛：不要緊，趕快把事情做了再說。怕是沒用的。那個女孩子呢！

福：還沒去找，等老頭子出去這房子，有事報告。

毛：快說。

福：宋少清在東門狀元橋後邊城隍廟裏邊，有電報的情報。這個抽屜裏有祕密的文件。

毛：文件你拿吧，我有要緊的事，必須要帶着秀敏道出去。

福：回頭我就把文件拿走啦！

毛：可要小心，他們有人注意你了。

福：就是宋少清麼，哼！早晚還不是我手裏的事。

毛：有人來！（秀敏上）

敏：繼哥！

毛：敏小姐！

敏：你是幾時來的？

毛：昨天才到。

敏：你在這兒跟笨豬說些什麼？（對阿福）還不滾，在這兒幹什麼？

福：不幹什麼，我站着。

毛：（笑，敏也笑了）去吧，不要站着了。

福：我要聽小姐的吩咐。

敏：你說他笨的多麼的有趣！還要聽小姐的吩咐，滾吧！

福：是的，我滾了。

毛：這傢伙真是笨得可愛。

敏：急起來也就把人急死了。你是被調到此地來的吧！

毛：是的，我們又跑到一塊兒來了。你高興麼？

敏：我怎麼不高興，我到這兒沒有幾天，可把我煩死了。這兒什麼玩的地方也沒有，也沒有
人陪我去玩。鬼子真可恨，我煩起來恨不得
拿鎗，都把他們打死。

毛：那你就成了巾幗英雄了。

敏：我的信你都收到了麼？

毛：我收到了。你爲什麼不把地址寫清楚呢？

敏：我不是告訴你，我們搬到這兒來了麼？

毛：我到了這兒還跑到你親戚家裏去找你呢！

敏：你沒接到我的第二封信麼？

毛：接到了。我倒記住你的第一封信的住址了。

一共是兩封信是不是？

敏：不，三封，昨天還發了一封。噯！你是昨天到的。

毛：有什麼事？

敏：有事。

毛：你要我來，不對不對？我們好一道兒出去玩玩吧。你到了這兒，出去玩過沒有？

敏：這種地方有什麼好玩，我一個人就不願意出

去。

毛：我們一道去吧？

敏：娘病了，父親要不出去，我們就走。

毛：娘病了，我去看看。

敏：謝謝，我替你說一聲好了。

毛：娘對我們這麼好，怎麼不叫我去看看呢？

敏：好，你要去你就去吧。

文：你們沒出去？就在家裏玩也好，不然等吃完

晚飯再出去，我現在有事。先出去一趟。

敏：不，他聽說娘病了，要去看娘去。

文：謝謝吧。

毛：我應該去看看。

文：要去就去吧。過一會兒也許睡着了。我不

陪。

敏：我們去看吧。

毛：看了娘的病，我們就出去。

敏：不，我要在家看齊娘。

毛：娘要叫我們一道兒出去呢？

敏：我也不去。

毛：真的不去？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這麼好！

敏：你不給娘請個醫生來，我是絕不去的。

毛：好！我一定請來，晚上我們去看月亮，晚飯

呢？

敏：我們一塊吃好了。（阿福又溜了進來）你來

幹什麼？

福：先生！老爺走了。

毛：我知道。

敏：要你來廢話，笨豬。

福：我是先告訴客人一聲，怕客人一個人就在這

兒發悶。

毛：好！我知道了！我同小姐去看看老太太的病，

這房子裏是沒有人的，你不用担心了。

敏：我們去看娘去，這個笨瓜還担心我發

閱，真是笨，笨得有趣。

敏：（回頭一望阿福還站在那兒）站在那兒幹什麼？還不滾出去。

（阿福走了，敏同毛也出去了，稍待一會兒阿福又溜了進來。東張西望的窺探着，與其說像偵探，倒不如說像賊。向裏門看了看，聽了聽走到桌前，又跑到門外，又跑了進來，輕輕地關上門，才蹣手蹣腳的走到桌前去開抽屜，此時門却輕輕地又開了，但是他並沒有覺得。打開抽屜找着文件一份一份的翻了一陣子，忽然如獲至寶一般，正待要往懷裏揣的時候，文突然回來了。福收拾不及，驚在一邊。）

文：啊！你在這兒幹什麼？漢奸！漢奸！偷盜文件！（文一步衝過來抓住阿福，而阿福一轉

身正待逃掉了，文又大叫起來）捉漢奸！快

來呀！捉漢奸！（阿福又一脫身逃了，敏同

毛跑了進來）漢奸，阿福是漢奸盜了文件跑了，追，快追！

毛：盜了文件？（一溜煙的追了出去）

敏：阿福是漢奸？

文：追，快來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開幕時幾個人都在。文件零散的堆在桌上及椅上。靜了片刻宋又走至文件堆去翻了一陣子結果還是沒有。

宋：就缺少了一件重要文件，非常重要，你們搜查了他身上沒有？

文：我看著搜查的，他身上什麼也沒有。他跑出去的時候我們就追出去了，他不會交給別人的。

敏：也許他扔了。

宋：不會的。他既然得到了，那會扔了呢？再說業存兄已經看見他偷了，這個罪名是逃不開的，扔了有什麼用。你們是怎麼捉住他的？

毛：是我捉住他的。

文：這次要不是毛先生在這兒，還真不行。我跟秀敏哪會跑的那麼快？這次還多虧了毛先生。

宋：毛先生捉住他，就送到公安局去了麼？

敏：沒有，等我們趕到了才送去的。我們跑得慢，毛先生他跑得快。

文：到了公安局，由我報告了以後，當時就搜

查。他們兩個人也都在那兒。（對敏同毛）你們不是看著搜查的麼？他身上不是什麼沒有麼？

敏：也許在路上給人接去了。

文：我想他跑得那麼快，後面又有人追恐怕來不及。

宋：毛先生看見有人跟他打招呼麼？

毛：沒有，一個人也沒跟他說話。呵！不，好像在拐灣的時候有個人等在那兒似的，他似乎從那以後就跑得慢了。才給我捉住。也許就是那個人。

宋：那個人什麼樣子？

毛：因為我一心要追他。我也沒留意，你剛才那麼一說，我才想起來。

文：唉！這一定是那個人接去了，他們這種工作

照例不是一個人單獨作的，至少有兩個人。

毛先生一點都沒留意那個人麼？

毛：那個人——有點像宋先生！

宋：什麼？

敏：像宋先生？

宋：毛先生，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說話要小心一點。

毛：誰跟你開玩笑，（對文及敏）的確是像宋先生。

宋：的確像我？

文：難道宋先生是——

毛：恐怕宋先生就是。

文：少清，你——

宋：你以為我怎麼樣？

文：我們是這麼多年的老朋友了，況且你的地位

又那麼重要，我決沒想到——

宋：你認為我是漢奸麼？

文：當然我不相信。你從來的性格也非常強硬，

我決不相信你會做漢奸！

毛：可是我看見的那個人，倒真的像宋先生。

文：也許毛先生看錯了吧？宋先生我敢担保不是漢奸。

毛：我敢担保，就憑你麼？你老人家老了，你老人家就不懂的政治上的手腕，就說阿福吧！

你想得到那樣一個愚蠢的人會做漢奸麼？您

怎麼會懂得政治上的活動呢！

文：要照你這麼一說，宋先生就——

宋：誰說我是漢奸？

文：不過這件事情也真奇怪呀！

宋：什麼事情奇怪？

文：當然我不相信你是漢奸。可是爲什麼你總說阿福有嫌疑像漢奸呢？對了！你怎麼知道的呢？你要我們留心他，難道你像用這個法子來瞞混了我麼？

宋：業存，你居然也疑心我！

文：疑心你？（對毛）現在這種時期沒有一件事一個人是靠得住的，就是整天在一塊兒的人誰能担保誰不是漢奸！（毛點頭稱是）我生平最恨的就是漢奸！我一聽見說誰是漢奸，我的火兒馬上就來了。（轉向宋）就說你把文件存在我這兒是什麼意思？你勸我多買救國公債又是什麼意思？你說你怎麼證明你不是漢奸，你是不是想著我的錢？哼！說不定你還想著我的女兒呢！

毛：宋先生真利害，給文先生這麼一說，我才明

白，不但想著人家的錢而且還想著人家的女兒呢！好！我回去報告。（欲走）

宋：你先別走！

毛：爲什麼？你是漢奸，你還怕我逃跑麼？

宋：你也不要害怕！我也不怕，究竟我們是不是漢奸，我們大家心裏明白。自己也明白。

毛：難道我是漢奸嗎？

敏：纔哥他絕不是漢奸我敢担保。他要是漢奸他絕不會替我們捉阿福了。

文：那麼我是漢奸了？（宋不語）我是？

宋：你雖然不是——

文：我本來就不是。

敏：你憑什麼說我爸爸是漢奸？我看你就是漢奸！人面獸心的東西。

宋：小姐，你先用罵人！究竟誰是人面獸心，

誰心被有病誰知道，用不着辨別。

敏：那麼你說誰是漢奸呢？那文件又是誰接去的呢？我看簡直就是你。

宋：哈……就是我一（命令式的）毛先生。

毛：（一驚）啊？

宋：把文件拿出來！

毛：我？

宋：你怎麼樣？

毛：不是我接的！

宋：拿出來不拿出來？

毛：你不用詐我，你自己偷盜自己的文件，你就

是漢奸，還用詐我！哈……

宋：我已經派人到公安局去了，要講朋友麼，拿出來，放你逃走；要不然，警察來了，你也得交出來。

毛：哈……要我交出什麼來呀！哈……

敏：繼哥，你——

文：毛先生是——

宋：毛繼就是漢奸！

敏：你怎麼知道他是漢奸？

文：你怎麼知道的呢？

宋：要知道還不容易，只要你們父女幫我搜查他

身上一下，就可以找出文件來。

敏：繼哥，是你拿的嗎？

文：要是你拿的就拿出來呀！

毛：你們也懷疑我麼？

敏：我不懷疑你，可是——

毛：你要他把證據拿出來。

宋：證據？哈……阿福已經供出來了！

毛：阿福？

宋：對了。阿福！你不相信吧？我再給你一個證

據，昨天晚上，你同阿福都談了些什麼？還有，今天中午，你們是不是在一道？阿福假裝要瓜，買梨就會買那麼半天嗎？別說這個城不大，就是上海也不會用這麼半天的工夫去買梨呀！再說第二次買梨為什麼那麼快就回來了？我在同你（向文）談話的時候，阿福就在外面偷聽，不過當時我沒有張聲。你們父女一點都不知道，從毛繼到了此地，我們就有人跟上了。（對敏）你知道他為什麼找你出去？

敏：從前我們就在一塊玩。

宋：都到些什麼地方？你不說我也知道，不過你愛他是真的，他只是拿你作他的護身符了，你知道嗎？

文：我可一點都不知道。

宋：是的，其實我放在你這兒文件都是假的，因為我們知道毛繼跟你女兒的關係，所以我故意放在此地，不然我為什麼不放在祕密機關裏？

敏：繼，你真的是——

毛：假的，你不用騙我！到了我的手裏你就不要想拿回去。

文：真的是你拿去了，你是漢奸啦？

毛：現在他說是我，就算是我吧！

敏：噯！爸爸……（哭，仆在文懷裏）

毛：敏！你也不用難過，愛你，我總是愛的。可是藉你做一點工作也真的。說起來我很對不起你，但是我從來沒做出對不起你的事，因為我始終是愛你的。

文：滾開，你是漢奸，你就是忘八蛋！你還說愛

我的女兒，我的女兒給漢奸愛嗎？

宋：你沒做出對不起她的事，幸而你還愛她，就

在她的家裏發生這種事，你還對得起她麼？

她也是中國人，你盜賣中國的重要文件給敵

人，你對得起她麼？你對得起那一個中國

人？你們這種喪心病狂沒有廉恥的東西，

真是死有餘辜！不過你這一次算是白費心血

了，可惜那件公文是假的，一點兒用也沒

有！

毛：假的也好，反正到了我的手裏，你就拿不

去。

宋：好講麼，拿出來；不然你！（手鎗拿出來

了！）

敏：噯！繼哥！（跑向毛去）

文：秀敏！

宋：小姐你還愛他麼？你愛一個出賣中國人們的

漢奸麼？

敏：他不是漢奸，我愛他！噯！繼哥，你爲什麼

要當漢奸呢！

宋：站過來！

敏：你打死我好了！

文：秀敏，你爲什麼這樣的糊塗！少清兄，那是

小女無知，請你饒了她吧！

宋：「小女無知，」你老兄呢？我勸你買救國公

債，你疑心我惦着你的錢，可是你的錢都留

着做什麼用？是不是願意把錢都買了這樣的

救國公債？你把錢都買了這樣的救國公債

麼？

敏：你爲什麼挖苦我爸爸？你利害，你就把我打

死好了！

宋：毛繼，你看文小姐那麼愛你，你還說對得起她麼？你的良心！

毛：（沉了半響）敏，是的，我對不起你，我辜負了你，你不要爲我犧牲了自己，你不要爲了愛犧牲了一切！我愛你，我就不應該做漢奸，我既做了漢奸，我就不應該愛你，我愛你是欺騙你的。

敏：不，我愛你，我也要去當漢奸！（於宋）我是漢奸，他們的事都是我指使的，什麼事我們都知道。（對毛）把文件交給我，你給我帶走吧！

文：秀敏！

宋：小姐，這是何苦呢？你愛他，難道你就不愛國家了麼？你就不愛民族了麼？你就不愛你

的父母了麼？難道這麼些人都沒有他可愛麼？他是一個窮兇極惡的罪魁禍首，害死我們同胞的，害死你的父母的就是他！你還愛他不愛？你當了漢奸的老婆不但是污辱了你的父母，你的祖宗，而且生的孫子都是賊子賊孫，沒有一個人不罵的，沒有一個人不恨的，沒有一個人不想殺死的；就算是你能够替他，可是他也逃不了法網天道，小姐，我勸你還是仔細地想想吧！

文：毛先生請你不要愛我的女兒吧！

（秀敏一轉身的工夫，突然毛飛起一腿把宋手裏的鎗給踢掉，把秀敏一推，一步搶上去把鎗搶在身邊對着宋。）

毛：我是漢奸，我就是漢奸，可是你們又有那一個是好東西，（拿出公文）這件公文就是你

們的命。你的狗命就在我的手裏，說，你現在要怎麼樣？說！

宋：你打死我，你也逃不出這所房子！

毛：我先打死你！（砰然一聲宋應聲而倒，文與女亦因駭而暈倒。）秀敏！你也不用愛我吧！我告訴你實話，你們家裏的幾個錢，阿福早就偷出去了，現在只剩你們隨身帶的！

宋：（一咕嚕站起）你那兒跑！（兩人死拼了一

場毛逃下）我看你怎麼逃出這所房子！

敏：（醒來）噯！爸爸！爸爸！

文：（也甦醒過來）敏！有沒死麼？少清兄，你也沒死麼？毛繼逃了麼？啊！我渾蛋，我笨，我傻，不，我全明白了！我有錢養活阿福，我的女兒去陪著毛繼，爲什麼我有錢有

人供給漢奸，難道我就沒有錢買救國公債，沒有女兒去剷除漢奸麼？我爲了自己的舒服，我辜負了國家，我背叛了我的同胞，我罪過！敏！我再沒有臉活下去了。我都做錯了，我應該把錢全都買了救國公債，好買軍火去殺死敵人。我的女兒——

敏：爸爸，你的女兒會剷除漢奸！啊！宋伯伯你沒有死？你爲什麼裝死把毛繼放跑了呢？你給我抓回來。我要剷除漢奸！

宋：不要吵，他還沒有離開這所房子等我看看。（說著把凳子扔出去一張，跟著聽見砰砰兩聲，隨著鎗聲不絕。）

毛：（在外面）哎喲！（向房內退進來，跟著倒在地上。）

宋：你們看見了麼？這就是漢奸的下場！

敏：毛繼，你真的是喪心病狂鬼東西的走狗！我

要——

文：我恨不得一脚踢——

宋：毛繼，你現在應該明白了吧？國家那一點虧負了你們？同胞又那個地方欠下了你們的冤債，叫你當漢奸來害我們？害我們的民族，害我們的國家？你說！國家虧負了你們沒有？同胞是不是欠下了你們的冤債！

毛：不——是，都——不是，是我——錯了，我

——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同胞，我現在——明白了，可是——晚了。（先半起了身子，後又倒下，死。）

敏：你騙了我，你不要裝死來嚇唬我，你騙去了我的心，我的愛，我整個兒靈魂，去做那些卑鄙無賴的渾賬事情！你現在還騙我嗎？

（打了毛一個嘴巴。）你還敢騙我嗎？你說！我的愛被漢奸傷害了，我要報復，我要為我們的同胞去報復，我還要利用我遭受了創傷的愛，去剷除所有的漢奸！呵！我的愛也會像毒藥似的毒死了所有的漢奸。

文：這才是我的女兒！我有了——（倒在椅上）

宋：呃！怎麼了？

敏：爸爸，您怎麼了？

文：（這才笑出聲來）敏！我高興，我高興！好，好，你把我所有的錢都交給宋伯伯，我要贖我的罪過，我再不留着錢供給漢奸！我愛我的國家，我愛我的民族，我要救國，少清，雖然我沒力量殺死日本人，可是最低的限制，請你把我的錢都買了救國公債，請前方參戰的同胞替我殺死他們吧。戰士們，你們

衝鋒吧。祝你們——不，我們！勝利！啊！

我太懦弱了，少清兄，你不恥笑我吧？你不恥笑我覺悟得太晚吧？但是我覺悟了！

敏：爸爸，還是你的女兒會用她全部的力量去剷除，消滅了所有的敵人的爪牙！呵！我就要開始我的工作去了！（一揚頭跑出了。）

宋：好的，只要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覺悟了，他自己對於國家所負的債務有多麼的重，而且毅然決然地担負起來，我絕不相信世界上隨他多麼利害的敵人，無論他怎樣的欺侮我們，毀壞我們，可是最後勝利總是我們的！我們勝利！

第二幕完

一九三七，九·二一·南京

注 意

本劇係因宣傳購買救國公債而寫。欲上演者，可得隨時改爲其他各種公債。

侵略的毒焰

一九三八年元月。

在省城的一間小破房子裏，裏面有一間套

房。

這房裏將要出現的人們是：

戴成

李凡言

方剛

穆靜芬

高心穎

史通

幕拉開了，只看見戴成一個人坐在桌旁，桌上擺着一瓶酒，慢慢地又呷了一口。這時候已經深夜天將明了。

外面好像有人叫了一聲。戴突然地喊着：「賣報的！賣報的！」外面並沒有人回答。他站起來了！恍恍蕩蕩地有點站不穩。

戴：我要看報！看看我家裏究竟怎麼樣了！爸爸，

媽呀！一服子人就跑出來我一個！爸爸，

媽呀！我要替你們報仇！我要替國家服

務，可是我沒有工作可做，一天叫我吃飯睡

覺！我不睡，我喝酒！我要工作！可是誰給

我工作。爸爸！媽呀，我一定要替你們報仇

啊！（又喝了一大口）報仇！

李：你鬧什麼，人家還要睡覺了！（原來他就睡在地上，說完了話，翻一個身，又睡下了。）戴：睡覺！我睡不著。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李：你睡不着覺，喝醉了酒就能報仇麼！要真心打算報仇，不是喝酒能行的，你得想法去幹。

戴：誰說我不是真心報仇！誰說？

（另房女聲）你們吵什麼？有本領打日本人去。

戴：是的，我要去。爸爸，媽呀，我要殺死，殺盡了日本人給你們報仇！給我們所有的中國人報仇。

方：（從門外走進來提着漿糊罐，手裏正拿着棍在撥弄着）老戴，你怎麼又喝成這種樣子。天亮，我們還得貼標語貼壁報去呢。

李：這是你的好朋友，其實在這兒借住就算了，反正這個時候還分什麼彼此。可是人家明天還有工作。晚上給他吵得睡不着覺，這也不

是一回事。小方，你要注意我的話。

戴：什麼？這兒是你的地方麼？你在這兒做什麼？一天閒着大半天，除去睡覺吃飯，你都做些什麼工作？

方：老戴，算了吧。

戴：我一定要問他，一天都做什麼工作？年紀青青地有的是力氣，為什麼不都拿出來做工作，我看你簡直等着做亡國奴好了。

李：你不用罵人。

方：他喝醉了，你就少說一句吧。

李：什麼喝「醉」了，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

方：那末怎麼辦呢？

李：你還問我，他罵我怎麼不說呢？告訴你姓戴的，我們到底還出一點力氣了。你呢？一天裝瘋賣傻的喝酒，喝酒能够救國麼？能替你

爸跟媽報仇麼？

戴：（走向李）好！好！

李：你要幹什麼。

方：老戴，坐下。

戴：不，他好，他罵得對！我要謝謝他。是的我沒有出過一點力氣爲國家，可是我那一時不想做工作，不想拚命呢？尤其我的父母在蘇州給日本強盜炸死以後，我整天去找工作，可是我不行，他們說我有神經病。小方我有麼？

方：你沒有。

戴：我有一腔熱血，我有殺日本人的病，我有替父母報仇的病，我的血已經在血管裏沸騰了，快要炸開了。但是沒有工作給我！沒有工作可以用盡了我的熱血呀！

方：你不是參加我們工作麼？貼壁報，貼標語！

戴：我就只能做這點工作麼？我還有的是力氣，但是我怎樣才能用得完，我怎樣才能貢獻給國家！

李：算了吧，好不好？我明天還要去講演了。睡覺不好，嗓子就不行。

穆：（從套房走出來）怎麼回事，我明天還有事了。怎麼吵起來沒完呢？

戴：穆靜芬小姐，你說我們年青人就會做這一點工作麼？

穆：你打算怎麼樣呢？

戴：我有一腔熱血，滿腔的熱血去打日本人，可是我的血是沒有地方流。沒有工作給我來利用我的熱血啊！我怎麼替父母報仇呢！

穆：你現在不是幫我們做工作麼？這一期的壁報

不是你編的麼？

戴：是的，對的，一點都不錯，但是像那樣的壁報我一天可以出十二次，但這有什麼用呢？我還有熱血呀！我的血就要把血管炸開了。

穆：唉，也的確是的。我就覺着每天吃飯睡覺以外這那叫做工作呢。我想着在這種大時代，我們年青人的責任非常大。可是現在看看我們有什麼責任！

李：（一翻身起來）說吧，我也不睡了。整天地吃飽了睡，睡足了又吃，也真不像話，做工作，究竟做了多少工作？

穆：可是不做一點，又怎麼辦呢！

高：（從房裏走過來）做是一定要做的，我們應該設法怎樣才能工作緊張，我們年青的人都是血氣十足的人，誰怕多出力氣？只怕有力氣

沒法出。

李：現在就是這個問題。就是有力氣沒法效勞國家，才鬧成半夜喝醉了酒。

方：唉！

穆：小方又想起什麼來了？

方：這句話對呀！「有力氣沒法出。」

高：不但是，有力氣沒法出，有時候根本就不需要你有力量。小方你說對不對？

李：說起根本不需要有力氣，這話也有道理。像上一次小方看着報上一天天的壞消息，今天丟了南京，明天那邊又佔了蕪湖，跟着津浦線的臨淮關也給人搶去了，幾方面的失敗。他不忍看了，立刻去投效當兵。可是他們不要。你想一天天的打敗仗，讓我昧着良心去宣傳，真是慚愧死了，

方：這話倒不是這麼說，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國家

在世界上只有次殖民地的地位，打敗仗還不

是當然的事。宣傳呢，就是爲了把他們侵略

我的醜態，高漲的火焰告訴給人們。讓全國

的人們都想盡方法盡各人的力量去抗敵。

穆：你相信我們的力量麼？

方：只要工作就有效果，力氣是不會自出的，血

是不會自流的。不過年青人的力量還沒有完

全拿出來用出來就是了。

戴：我是年青人，我有的是力氣！我有，告訴你

們，我有。

李：你有什麼力氣！現在我總覺得不痛快，做事

總不帶勁兒。聽聽難民跟戰區朋友們說那種

侵略我們，虐待我們的情形，我恨不得立時

去把日本人殺光了，但是我拿什麼去殺，可

是再看看報上的消息，唉，我都不願意看了。

穆：我頂怕看什麼「我軍移新陣地」的字樣。

高：可是打仗的只有軍隊，我們做前方的政治工

作也就不錯了。

方：算了，不要說了。越說越煩。

李：說也煩，不說也煩，究竟我們的希望是怎麼

樣，我連想都不敢想。報上總是最後勝利，

究竟怎樣得到最後勝利，我却懷疑。我近來

連對我自己自信力也減縮了。

穆：誰不是那樣，我現在真覺得該死，我也感覺

得我自己一點用都沒有，有時候還想着去舒

服舒服。唉，什麼工作也真是不帶勁兒，有

時候我真的找沒有人的地方罵過我自己，自

己罵自己哭，又有什麼用呢；

戴：我要報仇！報仇！

高：我們不能說些氣話。我們不能灰心，也不應

該灰心。

李：你說我們真的像老戴所說：一天吃飽就睡。

睡飽了又吃地醉生夢死地抗敵麼？

高：我們也不能單靠軍隊呀。我們還是要靠我們

自己。

穆：當然要靠自己。我們不靠自己誰來做什麼工

作。可是做了工作，又做不出什麼工作來，

有什麼意思呢！

戴：你的家也丟了，他的家也丟了，你們家裏怎

樣情形你一點都不知道，你不努力抗敵做工

作麼？我親眼看見父母給炸彈炸死的，我要

報仇，但是我怎樣報仇呢？

李：不做工作怎麼辦，做了工作又怎麼辦？

高：我對前途總是樂觀的。

李：我連想都不敢想。

穆：我覺得前途茫茫！

戴：前途是悲觀的呀！可是我要報仇。

高：前途是樂觀，祇要我們相信自己，自己有決

心。抱着不怕死的決心。前途絕不會悲觀

的，日本終要失敗的。

穆：我們誰怕死？誰沒有犧牲的決心？可是我們

怎樣犧牲呢？跳河去？還是吃安眠藥片？

戴：我不自殺，我還要報仇！給父母報仇。

李：自殺是弱者的行為，憑什麼自殺我們應該

幹。

穆：怎麼幹呢？我看幹不出什麼來了。

戴：不，我要幹，我要幹掉日本人！

李：高先生說我們怎麼辦？

高：讓我想。也真是的。連我有時候也覺得沒

辦法，好像不久就要死似的，我也有點麻木

了。

戴：爸爸，媽呀！

穆：唉，起來這麼早說廢話，中國人就會說廢話

呀！

李：還是睡覺吧！

穆：再睡一會兒天就亮了。日本人真渾蛋。侵略

侵略，打仗打仗，不行，我不睡了。

高：我們要反抗！

李：對，和平安睡，是不中用的必須打倒一切侵

略，欺負人的人們。可是我們怎樣打倒呢？

怎樣反抗呢？

戴：我要工作啊！

高：怎麼辦呢！（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只聽見外

面軍隊又在上操了）

穆：小方你半天也沒說話了。

方：說話有什麼用？

穆：那麼你的意思是幹？可是怎樣幹呢？

方：我自己已經打了主意。

李：當兵去？

戴：當兵去！打日本人！

穆：上次你不是去了，人家不要麼？

方：沒有，上次我沒去，我這次決定去了。

李：又決定了！我看還是貼貼壁報吃吃飯睡睡覺

算了。

方：哼！上次我是想到隨着軍隊去組織民衆，他

們說不用，我這次才決定去當兵。

高：組織民衆比當兵還重要。

方：可是我組織誰去呢？

高：這要靠自己，只要你把人們都說動了。民衆就是第一步組織起來了。現在就重要的是，民衆沒有組織起來。

穆：是啊，我們很可以去做了！大家分頭合作都行。爲什麼我不做呢。

李：對啊，小方說說方法，我們一道去做，我們要實際去做。

戴：我要組織民衆，跟我一樣的人太多了，想報仇的太多了，我們給日本人殺死父母的人們都聯合起來組織報仇團殺我們的敵人，小方我擁護你組織民衆。

穆：我們都擁護你！

方：不。

高：爲什麼。

方：我已經決定去當兵了。

李：做什麼一定要當兵去？

方：做什麼？我要當兵。就是我想着我應該去當兵。我們還年青，我們應該做頂痛快的事，組織民衆自然很要緊，可是太慢，我等不及，況且我不能親手拿槍殺死日本人我難過。我是決定當兵去了，你們還可以去組織民衆。

戴：不，我也去當兵。我頂會打游擊戰。我躲在城上頭，讓鬼子死都不知道是從那來的槍！我一定去。小方我們是好朋友，你一定同我去，我打死日本人才能給父母報仇，小方我們這就去。

穆：我也去。

李：你是位女人。

高：女人一樣能當兵的，廣西，湖南，雲南都有

女軍。

穆：沒有女軍我就不會組織女軍了麼？我相信有好多姊妹想當兵了。我們願意當兵的都組織起來，我們女人也編成隊伍去殺日本人。

高：是的，我們要去宣傳願意當兵的姊妹們我們組織起來呀。我們要痛痛快快地殺日本人，他們把我們姊妹們姦淫得太不成話了，我們爲我們的姊妹們報仇雪恥。我們也去！

李：我們都去當兵吧，殺日本人倒是一件痛快事。

方：你們要去就去，不要去的就別去。

穆：誰不要去！

方：怕死的就別去。

戴：我的父母都給他們害死了，我還怕死麼？

李：我的家早就成了一片焦土，還怕什麼死呢。

方：你們不要受我的影響！

戴：我們要報仇雪恥殺盡了侵略我們的日本人，不要讓他們氣焰高漲地笑我們。

高：我們說做就做，靜芬我們去聯絡婦女界。

李：算了，小方打行李當兵去。老戴你的酒也醒了吧？

戴：我根本就沒醉，我打行李。

方：我們要有計劃，要負責任，要真幹。

高：那是一定的。

史：把藥罐交給我，我替你們貼壁報去。

（大家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史通，其實他早就進來了。）

李：史通，你什麼時候來的。

史：我來了半天了。

穆：你怎麼這麼早就出來了？

史：我這幾天都沒睡，每天夜裏一個人跑街。

高：爲什麼？

史：你想我睡得着麼？家裏都完了，死活一點都不知道我想念書，那裏念得下去。我簡直沒辦法，這時候我不應該悲觀，我不能自殺，我已經是國家的了。國家到了這種地步，我不能因爲敗仗就泄氣，可是我又提不起精神來。我聽你們談的那麼興奮，也把我刺戟了。你們當兵去還帶行李做什麼？要走就走了，到了師管區投效志願兵，一點都不費事。

李：那太好了。

戴：走啊，史通我們去吧。

史：不，我不去。

穆：爲什麼？

史：我不想去當兵，我還有我的工作。再說抗戰

也不完全依靠兵，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

了。

穆：那你爲什麼不做，夜裏跑街上去蕩蕩呢？

史：我正想法從另一方面發展。我自己時常灰心，可是我碰了釘子以後，我總是想，我絕不灰心，我應該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可是我有時候自己轉不過灣來。我前著有個工作計劃又失敗了，今天碰到你們這兒，你們給我的影響大極了，你們這樣堅決的去當兵，我欽佩，祝你們勇敢勝利。我也決心了！給我張柳鐵，我先替你們刷標語去。只要自己有決心做一件工作，沒有不成功的。你們走你們的吧。

戴：我有決心，並且我認定了這一條路是對的，

我不把日本打敗了我死在戰場上，我也不說半個不高興的字。我們要報仇，一定要幹到底！

方：是的。我們每個人都得下最大的決心，不然還是不去的好。我是早就下了決心了。

敏：我要不親手殺死幾個日本人，我對不起父母！

李：好，走吧。

方：你一定去了？不然還有許多別的事情可以做。

李：小方，你看不起我是怎麼？難道我沒有決心麼？我跟你們一樣年青，你們能做的事我一樣能做，我的父母死過，我一點都不知道。可是看那些死人聽難民的談話，想想日本人的殘暴，我忍心麼？我忍心一天吃飯睡覺

麼？你別總以為你了不起的要當兵去。我告訴你，只要是能够打倒侵略我們的敵人，什麼工作我都幹，反正是人一個命一條，現在不拚，還留着做什麼！你別不信我，如果不在日本人手裏，而且打勝了的那一天我們能碰見，看看誰打死的敵人多。

穆：小方向來很沉著，想不到老李也是一腔的熱血，好，你們去。心願我們聯絡姊妹，兄弟們咱們活著見不着，死了再見。

敏：走。我們走吧。

史：恐怕還有好多人要去了！

方：我去喊他們一聲！

史：我做我的工作去。我正在開始製造無線電毒氣。用輕汽球裝放化學藥品到敵人的陣地去，不知道成功不成；反正我們得不到最後

勝利，我們不再見面了。

方：青年的朋友們！你們苦悶而不能工作，你們不要灰心，跟我們來，咱們一切見到前方打日本去，年青的弟兄走啊！不要因為侵略的毒焰灰心，我們走到前線去！打死那些侵略我們的仇敵！我們再不要自己煩悶了，我們應該振作起來，要把我們的威風顯出來！不努力不振作是得不到人家的同情，也得不到安慰，我們要一直奮鬥到底！我們才能得到最後勝利：兄弟姊妹們，不要灰心，我們要消滅了一切侵略的毒焰，咱們到前線去衝！（外面答應的人多極了，同台上的幾個人呼喊渾成一片。閉幕！）

一九三八，二，十七夜！

四 平 街 (獨幕劇)

一九三七的九一七夜。

這是個街頭荒僻的地帶。

一個警察正站在街頭哨望，在一切的靜寂中，遠遠的一聲叫賣，使緊張的情緒又立刻放鬆些。

警：看這樣情形，今天晚上也許沒有事情發生了。（說着，不禁打了一個呵欠，靠到一邊去了。忽然一陣狗叫，嚇得他又提出槍來，胆小的向四面望落。好像一個黑影從一個方向一閃，嚇得警察趕緊大聲喊叫起來。）

警：什麼人？口令！（對面沒有人答應，突然自己一個鶴子反身向反面，結果也沒有看見什麼。狗也不叫了，他又放鬆了他自己，走到

原來的地方去休息。）唉！這年頭吃口飯，真不容易。就算是滿洲國人了，不算中國人了，可是當了滿洲國人，硬說比做中國人好，其實當了滿洲國人，比做中國人還壞。媽的真沒辦法！多受六年罪，少活六年。（由遠而近的一對男女聲音，唱着小調，不由警察怒起來。）

九一八小調

高粱葉子青又毒，九月十八來了鬼子兵，先佔火藥庫，後佔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中國的軍隊有好幾十萬齊心努力打破了東京城。

警：嘿，什麼人？（沒人理會。）你們是幹什麼

的？你們不說話，我可開槍了！

男：我不願意說話。

女：你憑什麼開槍？

警：你們不知道現在是戒嚴的時候嗎？

女：我不知道。

男：不，我知道的。

警：既然知道，為什麼還不去？

女：我們往那兒去？

警：回家去。

女：家？那兒是我們的家？

男：我們的家在那兒？

警：我都知道你們的家在那兒！

男：這兒就是我們的家，四平街就是我們的家。

警：四平街就是你們的家？回去！

女：這街上都不許我們走嗎？

男：我們中國人就不能在四平街上走嗎？

警：什麼？你們是中國人嗎？

女：我們當然是中國人！

警：你們明明是滿洲國人，為什麼說是中國人！

女：誰證我們不是中國人？

警：別說了吧！要不是看着老天爺的面子，我就

把你抓走。

女：爲什麼呢？

警：爲什麼？這是碰到我，你要是碰見日本人，

你能不說你們是滿洲國人，你敢說你們是中

國人嗎？這，些事你還裝做不知道！

女：我知道什麼？

警：難道你不是本地的人嗎？

女：我就是這個地方上的人。

警：那你怎麼還不知道呢？

女：我就不知道。

警：也許你們女人不大出來，所以不知道。可是

誰不知道呢？

男：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警：我看你們這倆人有點——你說你們是幹什麼的。

女：我們不是幹什麼的。

警：你們不說，我就要抓你們，你們是義勇軍！

男：哈……我們是義勇軍，你就抓我們嗎？

警：這是上邊的命令。

男：朋友，我們不都是同樣的中國人嗎？

警：胡說，渾蛋，誰是中國人！（說完，向四面

偵察一下。）

女：這個警察真可憐，自己是中國人，怎麼會不

敢說呢？

警：（回過身來。）你們不想活命，我還要命的。

女：這話真奇怪，有什麼事不要命呢？

警：有什麼事不要命？你這麼說話，要給日本人

聽見了，還活得了嗎？

女：說什麼話呀？

警：你說你是「中國人」我不管，可是你說我也
是「中國人，」你說是要我的命啊！

男：那麼，你是那國人？

警：當然，我是滿洲國人了，

女：什麼又要你的命呢？

警：我要說我是中國人，上邊——你知道，上邊

都是日本人，就不問青紅皂白地先打你一頓

皮鞭子，隨後就給你一把鐵鎚，叫你挖一個

坑，等你挖好了，日本人就來了，叫你「下

去，」你要不下去，又是一頓皮鞭子。

女：下去做什麼呢？

警：下去，就是把你活埋了啊！挖的那個坑，就是預備埋你自己用的！你想下去就活不了，不下去又是一頓皮鞭子，結果還得死。倒不如乖乖地下去了。

女：我就是不下去。

警：不下去，就抽你一頓皮鞭子。

女：抽十頓皮鞭子，我也不下去。我說是「中國人，」我死也不屈服。

警：這句話也有道理，反正也是死，為什麼屈服呢！

女：凡是我們中國人，無論什麼時候絕不會屈服的。

警：喂！你嚷什麼？趕緊回去吧！（一驚，對男）你在這兒幹什麼？

女：你管他幹什麼呢！

警：不行，他在這兒打暗號。對了，今天晚上是有事情要發生。快說，你們是幹什麼的？

女：我們就在這兒住家，沒有什麼事。我們倆是朋友，晚上出來玩的。（拉住了警）

警：你還打手電筒嗎？你放開我，放開我，你們是義勇軍！（大喊起來。）

男：你看，警察先生！

警：看什麼？你是義勇軍！

男：誰是義勇軍啊？

警：你把手電筒交給我。

男：交給你好了，你打打看，那邊黑烏烏的一片，拿手電筒一照，真美極了。你照照看，遠遠那幾幢房子，就跟山一樣，灰牆，黑牆都像雲似的。我們瀋陽的四平街真美極了。

女：是嗎？我來照照。

警：不許你們照。

女：你拿素照，我要看看！

警：你要看什麼呢？一點都不好看。

女：不！你讓我看我們美麗的瀋陽的四平街吧！你讓我看給黑暗罩住的四平街吧！好警察先生你讓我們看一看吧！只再看一次。

警：這四平街有什麼好看，我整天的在這兒站著，站了有七八年了，也沒看出它一點的好處來。

女：不！我從前還不知道它的好處，現在我知道了。這兒就像我們的天堂一樣，我們就是神仙，我們多美呀！我們住在天堂裏，就不覺得它美了；現在已經被魔鬼佔據了，我們的家我們的天堂，把我們推到地獄裏去了！

警：什麼「天堂」，「地獄」，我簡直不懂。

女：你把電筒給我照一下，你就懂了。來，我拿着你的手照。

警：這有什麼好看呢？什麼也看不清楚。

女：不，我還要你照。你看見那樣模模糊糊的樣子，不像駕雲似的嗎？天堂不就是在雲裏嗎？你快看，那邊多麼漂亮，那就像南天門，二郎神來接我們了，我們就要成神了。

警：什麼成神不成神的，我向來不迷信。

女：你不願意升天嗎？好人才升天呢。你是好人，你可以升天的。將來我們都成了神，都可以住在天堂裏的。

警：我們都住在一塊兒？

女：對呀！你把手電筒還給我吧。（她接過來，又交給男人。）我們都在一塊兒不好嗎？

警：好！

女：我們現在都住在在地獄似的四平街，將來我們就都住在天堂的四平街了。

警：我們還住在四平街？

女：天堂的四平街。

警：天堂的？

女：是的！

警：那個男人是你什麼人啊？

女：是我一個朋友。

警：他上那兒去了？

女：他——（一看不在）。他回家去了吧。

警：你呢？他又在打電筒，不，他藏到那邊去了！你們究竟——

男：我們究竟——你說我們究竟是什麼人？

警：你們——

女：我們怎麼樣？

警：你們——你們！

男：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願意當日本人的奴隸，我們更不承認我們是滿洲國人！我們要

你也說實話！你究竟是那國人？說你是「中國人」！（把槍拿出來了。）

警：你們——你們！

男：把槍給我！（女把槍拿過來）。

警：義勇軍老爺，饒了我吧！留我一條狗命吧！

我家裏還有八十歲的老娘，一個老婆婆兩個孩子，義勇軍老爺饒了我吧，留我一條狗命吧，女菩薩救救命吧！

男：你說你究竟是那國人？

女：說你是「中國人！」

警：我——我——

女：天生的奴隸，下賤種子，你是不是中國人？
說！

男：你要不說，我也先抽你一頓皮鞭子！再叫你
去挖一個坑，叫你活埋你自己！

女：說！老鄉，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麼？

警：女菩薩！不是我不說，你要知道我心裏是想
說，我沒有一時一刻不想說，可是我一說就
沒有命了！你饒了我的狗命吧，大慈大悲的
義勇軍老爺！

男：我們四平街的朋友，怎麼六年以來就都變成
這麼可憐蟲似的呢！唉，天呀！

女：我說你這種人真渾蛋，你怕說你是中國人，
你怕死，我這一槍打死你，你就死不了嗎？

警：不，饒了我吧，我說，我是——

女：說！你是中國人！

警：我——我——

男：放槍了？這手槍一動，你的命就完了！說不
說？

警：我說，我說，義勇軍老爺，饒命！我是——我
是——唉！我真說不出口啊！

女：放槍——！

警：女菩薩，別放槍，我說，我說！我是——
「中國」人！啊！日本老爺饒命啊，是咱們逼
着我說的——（驚惶地溜走）。

女：唉！可憐的瀋陽朋友，六年的功夫，怎麼就
變成這種樣子呢！

男：我們動手吧。你看見他們的信號了沒有？

女：沒有。他們說什麼？

男：他們說就要出動了。

女：人們都聯合好了嗎？

男：當然聯合好了。

（遠遠喚了一聲）。

女：怎麼有人被暗殺嗎？

男：也許是那個警察被害了。

（警察跑來了）。

警：義勇軍老爺，救命——救命！

男：怎麼回事？

警：前邊——前邊的弟兄——被害了！

男：慈蘭，趕快回去打電話通知他們！

女：你看住了他！我回去了。

男：你去吧，我不會放走他。

警：義勇軍老爺，饒命，放我走吧！

男：老鄉，我們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你不替中國服務而要替這羣渾賬東西做走狗呢！你不愛中國嗎？你要知道，你不承認你是中國人，

別人也不會承認你是日本人的。

警：不，我是「滿洲國」人！

男：你是那國人？

警：我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說，我並不承認我是日本人。

男：你既不承認是日本人，為什麼認是「滿洲國」人？

警：因為「滿洲國」還是中國的。

男：你說什麼。

警：「滿洲國」人就是中國人。

男：「滿洲國」人就是中國人？你錯了，你全想錯了！「滿洲國」人，如果還是中國人，為什麼你們都聽日本人的指使？為什麼聽日本人的命令？為什麼怕日本人？我告訴你——我們是東北人，東北人才是中國人，「滿洲國」

人，就變成日本人的奴隸了，跟朝鮮人就是日本人的奴隸一樣。你懂了麼？

警：「滿洲國」人就不是中國人嗎？

男：你明白了吧？

警：可是——

男：你既想着「滿洲國」人就是中國人，你還沒有忘記我們的祖國，我們還承認你是中國人，你跟我們一樣是中國人。

警：是，我跟你一樣。

男：你願意受日本人的虐待嗎？願意他用皮鞭子抽你嗎？願意給人活埋嗎？

警：當然不願意。

男：那麼，你為什麼不反抗？不起來殺死日本人？

警：我也想，可是——

男：可是怎麼樣？

警：可是我不敢。

男：你沒有槍嗎？

警：這槍是日本人給我的。

男：日本人給你的，你就不敢用嗎？為什麼你剛才敢拿槍來打我？

警：我不敢打你，義勇軍老爺！

男：站起來。

警：是的。

男：你聽我說，日本人所用的槍砲，都是我們瀋陽兵工廠的，打我們天津北平上海各地方，都是用我們的槍來打我們。你說這槍是他們的嗎？那都是我們的。我們為什麼不敢用？你為什麼不敢用？

警：我——敢用。

男：你真敢用嗎？

警：我敢。

男：你敢打日本人嗎？

警：我為什麼不敢打？

男：那你為什麼不打呢？

警：我——我——

男：沒有人給你力量是不是？好，你來加入我們的隊伍好了。

警：我家裏——

男：你加入不加入？

警：我家裏還有老娘老婆，還有兩個——

男：你家裏的人也都來參加，一齊合作，殺死了

日本人，趕出了我們中國！

（遠遠一聲槍響，香霞跑上。）

男：什麼人？

香：啊，你是誰？

男：香霞！怎麼回事？已經出動了嗎？

香：誰？你是叔中。還沒有，恐怕就要出動了，

我剛才接著慧蘭的電話，就從家裏跑出來

了。碰見一個警察，不許我過來，給我一槍

打死了！我就趕緊跑來了，後面好像有人追

似的。

男：你躲一躲，讓我來看。（對警）朋友，現在我

們就要聯合起來反抗了，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再不要做「滿洲國」，人給日本當走狗

了。起來，我們去打！

警：是的，義勇軍老爺，你把槍給我。

男：給你？香霞過來。

香：什麼事？

男：你帶着槍沒有？

香：帶着了。

男：你看住了這個狗東西。說不定，他的胆量不

够，破壞我們的工作，不許他跑就好了。

香：你交給我吧。那邊有毛病，你趕快去。

男：朋友，等着，來了就打。

警：誰來了都打？

男：來了人就打。

（遠處兩聲槍響，又跑上來一個人）。

警：唉喲！媽呀！

小山：（大喊）什麼人？

叔：小山來了。

小：你是叔中。

叔：來了好。怎麼樣？

小：出動了，這個鬼東西還不結果。

警：老爺饒命！我沒有敢放槍打你。

香：你咬咬什麼？

警：女老爺，剛才這位老爺叫我來了人就開槍，

可是我開了半天槍，手直哆嗦沒開好，機關

反把手夾住了，槍口對着我自已，把我嚇了

一大跳！

小：好了，你看。

叔：放信號了，紅燈！這是第一次預告。

香：什麼？放信號了？我們也發動吧？

小：好，我們先——

警：老爺，我不——

叔：你怎麼樣？你不願意做中國人嗎？

警：我願意做中國人。

叔：好，那麼一塊兒來吧。

小：（拉叔中到一邊）這個警察靠不住，不如先

處置了他罷。

叔：我看他只是胆子小一點，人並不壞。

小：我們要小心，現在漢奸特別多，尤其這兒的人們，受了六年的壓迫，都快變成習慣了。有些人們，我們只可以犧牲。

叔：那當然就是我們，要不是看見上海南京北平各地的游擊戰打的多麼厲害，我們也不敢造次呀。我想，這個人是不成問題的。

小：恐怕這個人靠不住，我看他的神氣不對。

叔：我也看到這一層，我已經告訴香霞，教她看着他，稍微不對，就先把他解決了。

小：我們再屬咐香霞一句。

叔：好的，香霞！

香：什麼事？

叔：對他特別留心！

香：是的！

警：紅燈又亮了！

小：什麼，紅燈又亮了！

香：我們趕緊發動吧！我先到前邊去結果幾個警察，打出一條通路，我們先去佔住了四平街的這半截。

小：我從白塔穿過去，打通了那半截。

（附近一陣槍響）。

香：我們趕快去。你們聽槍打的多厲害！

叔：警察，跟着我在這兒，你們隨時注意我這兒的口哨。

小：瀋陽的朋友們！四平街的朋友們！起來呀！

中國人來了。我們再不受日本人壓迫了！起來！打吧！

香：凡是不願意給日本人做奴隸的人，起來呀！我們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推翻滿洲國

的偽組織，我們剷除給日本做走狗的滿洲官，那是一羣漢奸啊！（小山香霞分頭跑下）。

警：滿陽四平街的朋友們起來呀！起來抓住擾亂治安的義勇軍。（說着跑掉了）。

叔：渾賬，回來！（砰一聲槍前面又接連幾下。

警察撲通一聲摔到了）。

叔：好渾賬！怎麼我們滿陽的朋友，就是這樣的呢！奇怪！怎麼不見動靜？啊！又是第三次的信號了！糟了，不對，也許是走了風聲。

警：（跑上來，已經受了傷），保護我！我是中國人，你們應該保護我！

叔：爲什麼？

警：這是你們的職務。

叔：我們的職務是打倒日本人，推翻偽滿組織，還有一條就是剷除漢奸！（把警察槍斃了）

慧：（跑上來）叔中，快跑。消息走漏了，鬼東西

們都已經有了準備！信號燈就是他們發的。

趕快走，日本人已經祕密的布置好了。我們這一羣人能逃開的就先逃開，不能跑掉的就

拚啦。

叔：打吧！拚啦！……

香：（跑來）我結果了幾個警察，人們都醒悟了。

這四平街是我們的了。

小：我聽見一個壞消息，說日本人已經派人把我們包圍了。

叔：你怎麼跑過來的？

小：我一路上還是當病人，跑出來了的。

慧：我們怎麼辦呢？

香：你們快看，紅燈又亮了。

叔：啊！怎麼又亮了！

華：你可要注意，這是不是假信號？（看了半響）。

叔：哈……這是真信號，（吹起口哨）好！

我們聯合起來，殺呀！

大家：我們聯合起來殺呀！

（大家剛要跑的時候，忽然一陣機關槍響，

幾個人直奔而來，他們暫時躲到牆根底下蹲

着。）

（一陣一陣，一連三陣）

叔：瀋陽四平街的朋友，我們怕敵人的砲火嗎？

我們什麼都不怕，起來吧！我們要打！我們

不怕犧牲，不怕流血！我們衝過了敵人的砲

火我們才能算是中國人，瀋陽的同胞們，

我們不願給日本做傀儡，我們不是滿洲國

人，我們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我們是中國人，

朋友們，喊出來吧！我們是中國人！

小：我們要從砲火當中衝過去，我們才是真正的

中國人！

叔：朋友們，起來吧！殺呀！

四面民衆同聲：朋友，我們來了！瀋陽城的朋友

們都起來了！我們不怕了，是時候了，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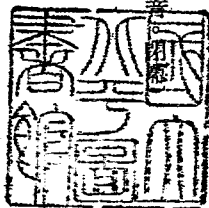
要從砲火中衝過去！全國的人們都聯合起來

了！我們要殺退我們的敵人！殺死日本人！

殺呀！四平街是我們的了！什麼地方都是我

們的了！

（人聲越來越大，壓住了砲火的聲音。）



版 權 所 有				
抗戰劇戲 叢書之二 侵略的毒藥	著 者	王 家 齊	出 版 者	藝 文 研 究 會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服務部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82

10/10

17

本書經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委員會圖字第拾號註冊

\$0.25